

從中華神學建構會通天人合一哲學 — 中國本體論之可知而又不可知性（上）

梁燕城

中國儒道哲學，均強調「終極本體在其自身」，是超越人知識的領域，只能用「無」來描述，如《詩經》：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¹、老子：「無名天地之始」²、「天地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³莊子：「太初有無，無有無名。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。」⁴周敦頤：「無極而太極」⁵、張載：「太虛無形，氣之本體」⁶王陽明：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⁷。

中國哲學論「本體在其自身」，是無形無象，無名言可描述，不可用知識了解，是「純粹超越的本體自身」，是最根本的終極層次，是「乾坤萬有基」。

這在成中英來說，就是宇宙萬有的「本」。他說：「宇宙本身也有一個本，是對宇宙創造性力量的一種認識。」⁸成中英指出這「本」指源頭：「中國人開始就講出了宇宙源頭，這個源頭可以生成不同的思想體系，即不同的道。」⁹他又說：「本，我們一般的定義看，是一個發展的起點，又是一個導向不斷發展與提升存在層次的活動過程……好像一個統一的、一體的根源，萬物只能在這個根源性上來找尋，在這個本到體的過程上來探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。」¹⁰

這「純粹超越的本體自身」本身不可知，但這本體是宇宙「本根源頭」，是存在一體的起點，是宇宙之「創造力量」。

成中英提到「從本到體的過程」，即由宇宙「本根源頭」創造而成一切存在的本體，是描述由「本」而開顯「存在本體」，中國哲學所謂「天」、「天理」、「有名」、「有」、「道」、「一」、「太極」、「氣」、「元氣」、「靈明」¹¹，均是一切存在萬物的本體真理，是由純粹超越創造生成的存在本體層次。這是超越而可推論而知的，萬有的「存在本體」，是可推論而知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。

由存在根源而產生天、地、人萬物，而有心性，具仁愛、良知及靈性的性質，包括「仁」、「義」、「禮」、「智」、「慈悲」、「良知」、「良能」、「靈台」¹²，是內在超越的心性本體，

¹ 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》。

² 老子：《道德經》第一章。

³ 老子：《道德經》第四十章。

⁴ 《莊子·天地》。

⁵ 周敦頤：《太極圖說》。

⁶ 張載：《張子正蒙·太和篇第一》。

⁷ 《王陽明全集·語錄三·錢德洪錄》。

⁸ 成中英、黃田園：《易經文明觀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第2頁。

⁹ 同上，第5頁。

¹⁰ 成中英，相慶中：《從中西會通到本體詮釋—成中英教授訪談錄》，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第192頁。

¹¹ 「可知充天塞地中間，只有這個靈明。」王陽明：《傳習錄·黃以方錄》。

¹² 「靈台者，有持，而不知其所持，而不可持者也。」《莊子·庚桑楚篇》。

可通過反省、逆覺體証而知。其在具體人生則流露為惻隱仁愛、良知良能。

用唐君毅及成中英的新儒學理論，這是反思性的本體，是天地萬物之超越本根，也內在於萬物中，本體因反思而具詮釋和感通的潛能，彰顯在人心性中，成為知識（良知明覺）和道德（仁愛感通）的根源。本體本身是超越的，若由萬物理解本體，是「外在超越」，若由心性體悟本體，那是「內在超越」，兼內外超越，是為圓滿之教。

由此本體真理可區分為三層次：

1. 終極不可知之「本」，是「純粹超越的本體在其自身」。
2. 萬有作為存在事物的共同「存在本體」，是理性從一切事物可推知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。
3. 人內在的「心性本體」，是內在超越的「仁愛感通」和「良知明覺」，可通過反省、逆覺體証而知其性質。

三層次通為一體，是為天人合一，這中國本體論之真理，具可知而又不可知性(**known unknown**)，是超越而同時內在的，是天、地、人交相變化、感通互動的根源、是乾坤萬有的存在本體。這本體有反思性質，具詮釋和感通的潛能、產生人的心性，有知識和道德、呈現人性的仁愛和良知價值。

「內在超越」之路隱涵「存在超越本體」具有性情位格

中國哲學從內在於人的「心性本體」去進達體悟「存在超越本體」，兩者同為一體。這「內在超越」之路因始於心性，心性是有美善性情的，故其根源「存在超越本體」必然具有性情位格(**personal**)，前文已曾作推論。人「心性本體」呈現「仁愛感通」和「良知明覺」，來自「存在超越本體」的反思性，這能反思的存在本體，其詮釋和感通的潛能，必實現為「仁愛感通」和「良知明覺」的性情流現，從天人合一的基本思路，這性情流現「仁愛感通」和「良知明覺」與「存在超越本體」同而為一體，故「存在超越本體」自身必然是具有性情位格(**personal**)的全愛全知者。

具有性情位格(**personal**)的超越真理也本是上古中國文化所肯定的，可相通於中國古代宗教思想中「神」的理念，《尚書·大禹謨》：「乃聖乃神」《尚書正義》注：「聖無所不通，神妙無方」¹³。「神」是指在萬物背後奧妙地運作一切的不可知的力量與真理。然而《左傳》進一步定義：「神，聰明正直而壹者也」¹⁴「神」是掌管一國之興亡的，是宇宙的主宰，且「神」是「聰明正直」的，即「有智慧和道德」，有專壹之意志，「神」不單是運作萬物的力量，且顯然是具有性情位格(**personal**)的，且是獨壹無二的超越者。且「神」的理念也是萬物的根源：如《說文解字注》：「天神，引出萬物者也。」¹⁵

古經書有另一理念是「上帝」，自古中國都有祭祀「上帝」或「皇天上帝」的祭天大典，「皇天上帝」名號，出於《尚書》：「皇天上帝，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。」¹⁶《漢書》：「今稱天神曰

¹³ 《尚書正義》注釋《大禹謨》乃聖乃神。

¹⁴ 《左傳·莊公三十二年》。

¹⁵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。

¹⁶ 《尚書·召誥》。

皇天上帝。」¹⁷天神即「引出萬物者。」¹⁸又稱為「皇天上帝」。《詩經》描述皇天上帝說：「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。監觀四方，求民之莫。」¹⁹，《爾雅注疏》中「釋天」指出「皇天者，至尊之號也。」²⁰皇指至高至尊，「皇矣上帝」是稱呼至高至尊而超越在上的主宰，祂下臨人間有顯赫的光榮，監視觀察四方世界，追求人民之幸福。儒家正典用這個稱號，是漢以後儒家在國家祭祀系統對最高主宰的定位。

「皇天上帝」作為被祭祀的對象，不能只是理或氣，人可向最高本體真理傾訴心聲、祈求祝福、承認罪過，必具有可以與人感通的特性，必須具有性情位格。「皇天上帝」是具有「性情位格」(personal)的「存在超越真理」，這與儒家的心性美善價值觀是互相共融的。

本來從儒家思想，由心性「仁愛感通」和「良知明覺」進達真理，哲學上可推出「存在超越本體」具有心性內涵的「性情位格」。而儒家作為中國漢以後的主流文化，在國家祭祀建立的政治文化價值觀，本亦承認最高「存在超越本體」是具有性情位格，這才有祭祀皇天上帝的國家大典，作為穩定政治社會的思想系統。

五天（皇天、昊天、蒼天、旻天、上天）同為一體

至今在北京「天壇」仍看到中國自古宗教所尊崇的最高真理「皇天上帝」牌位，連結於上古祭祀「昊天上帝」之傳統，《周禮》明確載有「以禋祀昊天上帝」²¹。《毛詩正義》解釋：「昊天上帝，謂天皇大帝；天皇大帝，神之最尊者也，為萬物之所宗，人神之所主。」²²所謂「天皇大帝」和「皇天上帝」意思是一樣的。

《爾雅注疏》中「釋天」一段，邢昺疏提出五個面向描述天，說：「案《詩》傳云：『蒼天以體言之，尊而君之，則稱皇天；元氣廣大，則稱昊天；仁覆閔下，則稱旻天；自上降監，則稱上天；據遠視之蒼蒼然，則稱蒼天。』毛公此傳當有成文，不知出何書。李巡云：『古詩人質，仰視天形穹隆而高，其色蒼蒼，故曰穹蒼。』是蒼天以體言之也。皇，君也。故尊而君之，則稱皇天。昊，大貌，故言其混元之氣浩浩廣大，則稱昊天。旻，閔也。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。從上而下視萬物，則稱上天。」²³這裡對天有五個不同側面描述：

1. 「蒼天」指本體；
2. 「皇天」指其君尊的主宰性；
3. 「昊天」指其元氣；
4. 「旻天」指其仁愛憐憫天下之人和萬物；
5. 「上天」，指其超越在上而下視人和萬物。

¹⁷ 《漢書·郊祀志》。

¹⁸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。

¹⁹ 《詩經·大雅·皇矣》。

²⁰ 同注[17]。

²¹ 《周禮·春官大宗伯》。

²² 《十三經注疏，毛詩正義·周頌·昊天有成命》。

²³ 《十三經注疏，爾雅注疏·釋天第八》這段所引的《詩》傳已失傳，故邢昺疏中有云：「毛公此傳當有成文，不知出何書。」

這五稱呼原是一體，是中國古人對最高主宰「上帝」不同性質的描述。

《爾雅注疏》中描述「旻天」，「其以仁慈之恩覆閔（憫）在下。」²⁴所謂「仁慈之恩覆閔」，是有「仁愛、憐憫、恩典」的性質。這說明中國言「天」或「上帝」，明顯有性情位格 (personal)，其性情具「仁慈之恩」，可對下方世界施行憐憫，必然是有性情之「存在超越本體」。

自古祭天的國家大典，是中國思想文化的「外在超越」進路，「天命」不只在心性，也確定國家治理的禮法系統具合法性，使儒學在國家層次成為「儒教」，對安定民心有重要作用。

中國儒家在政治社會上，對上古祭祀上帝之古禮制傳統、及漢到清歷朝歷代朝廷的祭天大典，都肯定、支持和傳承，顯然儒家對有「性情位格」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是承認的。不過要體悟「存在超越本體」之路，是由自省心性的「內在超越」去進達，而對「外在超越」的皇帝祭天禮儀，則是尊重禮制，較少哲學分析。

中國道家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也具有性情

莊子言「道」，《大宗師》論述說：「夫道，有情有信，無為無形，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，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，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，太極之先而不為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為久，長於上古而不老。」²⁵

莊子不單從「無」的角度描述道，卻是以「有」和「無」及「可」和「不可」的相合而言，「有」的是「情」與「信」，「無」的是「為」和「形」，「可」的是「傳」與「得」，不可的是「受」與「見」。這是整全地兼觀有無的描述。此中情與信兩字，成玄英解情與信兩字為：「明鑒洞照，有情也，趣機若響，有信也。」呂吉甫解為：「耳目得之而視聽，手足得之而運動，豈不有情乎。寒暑得之而往來，萬物得之而生育，豈不有信乎。」²⁶

所謂「明鑒洞照」與「趣機若響」，是有感受有行動的描述，道也通於人的感受與萬物的運作。那麼道顯然不是冷漠無感應的法則，必具有性情。道也是萬物往來與生育得以運作的基礎，自然有信實性，信實性是人有意志的抉擇，是有性情位格的表現，按理推論，道自應具有情。

同時，在莊子《齊物論》中提出「真宰」理念，他用「情」與「信」描述「真宰」。《齊物論》論及天地之自然，及心與萬有之交涉時說：「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，可行已信，而不見其形，有情而無形。」²⁷一切似有一「真實主宰」在，但又不得其痕跡。郭象解釋從「萬物萬

²⁴ 同上。

²⁵ 《莊子·大宗師》。

²⁶ 成玄英注疏，郭象注，成玄英疏、郭慶藩集釋：見《莊子集釋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年）。呂吉甫注參考焦竑：《莊子翼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9年）。

²⁷ 《莊子·齊物論》。

情」²⁸看來有主宰「使之然」，但因「起索真宰之朕跡，而亦終不得，則明物皆自然」，他認為由於不見朕跡，故將之視為自然。

《齊物論》所謂「可行已信，而不見其形」，是指這真宰的行動早已信實如此，但又非有形之事物，「信」應指信實性。「有情無形」，成玄英說：「有可行之情智，無信己之形質。」²⁹即這真宰之作爲，有情智之表現而無形質可見。楊慎說：「此節從性情上認取真宰，猶衆靈之從天籟來。」³⁰這裡明顯解「真宰」具有「情智」和「性情」，真宰應從其「性情」來定義。

「情」的概念，在《莊子》內篇中，有提到「事之情」（《人間世》），「人之情」、「物之情」（《大宗師》）。此中關乎事與物之情，是指物之真實情態，而人之性情，則涉及情智。

在《養生主》之中，談到老聃死，秦失見吊唁的人都哭，是不必哭而哭，說「遁天倍情」³¹，「遁」是逃避，「倍」是違悖，即評那些人是逃避自然之生死，而違悖「情」，這是一種宇宙真理之情，與天並提，故與「道有情」之情同一層次。

莊子的道體論，其道是「真宰」，「有情而無形」，具「無情相之情」，即無性情相之性情，即指道本質上隱含性情的所有潛質，由此可視為涵有某種神學的意義，指向無性情相的上帝。這是寂然不動的上帝，不可用偶像或形式表達的「無相真神」。

莊子《天下》篇曾提到「上與造物者遊」：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莊周聞其風而悅之。……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。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……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、無終始者為友。」³²莊子指出，要真正了解道，在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」，「獨與」是人心靈單獨投身，超乎知識及萬物的形相，「往來」是直接從靈性交往。「往來」是一種關係的建立，莊子單獨交往的是「天地精神」，達至「與造物者遊」，即是建立和宇宙溝通的關係。「精神」是什麼呢？《易·繫辭》「精氣為物。」所謂「精氣」，《周易正義》注疏這句的解釋是：「陰陽精靈之氣，氤氳積聚而為萬物也。」³³是指「精靈之氣」。此外，《增韻》：「凡物之純至者皆曰精。」³⁴「精」是產生萬物的、至純粹的精靈之氣，即靈氣。

至於「神」，《尚書·大禹謨》：「乃聖乃神」，提到「聖」與「神」兩理念，《尚書正義》注這句曰：「聖無所不通，神妙無方」³⁵。王弼注《易·繫辭》「陰陽不測之謂神」時解釋「神」：「神也者，變化之極，妙萬物而為言，不可以形詰」³⁶。「神」是指奧妙地運作萬物的不可測的力量與真理。

「造物者」是終極的創造萬物根源，在莊子是指「道」，前面已提到莊子說：「夫道有情有

²⁸ 向秀、郭象：《莊子注》。

²⁹ 成玄英注疏：見前引《莊子集釋》。

³⁰ 《莊子·齊物論》引明楊慎《丹鉛餘錄》之注。

³¹ 《莊子·養生主》。

³² 《莊子·天下》。

³³ 《周易正義》注釋《繫辭傳》精氣為物。

³⁴ 《增修互注禮部韻略》，精。

³⁵ 《尚書正義》注釋《大禹謨》乃聖乃神。

³⁶ 王弼注《易·繫辭》陰陽不測之謂神。

信。」³⁷道是永恆存在者，創生天地，具有性情和信實性。所謂「遊」，「逍遙遊」中的「遊」，描述生命的「無待」境界，是一種精神上的自由飛翔。如說：「逍遙於天地之間，而心意自得。」³⁸此外，莊子多次提到「遊」：「得至美而遊乎至樂，謂之至人。」³⁹又「至人……乘雲氣，騎日月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」⁴⁰這些都是與「無待」同樣的境界。

莊子在《大宗師》中，借孔丘說「子桑戶、孟子反、子琴張」三人，是「彼遊方之外者也」，描述「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，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」⁴¹「天地之一氣」應等同「天地精神」，即宇宙靈氣。遊方外之人，能與造物者相伴相通，於天地精神靈氣中自由飛翔。

莊子提出「造物者」理念，是創造宇宙之終極存在，這造物者可與人同遊於天地一體的靈氣中。「上與造物者遊」，「上」是指人超越一切向最高境界，「與造物者遊」是與創造天地的終極存在相伴相通，在宇宙自由飛翔。

這正與《聖經》所啟示的上帝義理接近，《聖經》描述上帝超乎人間的宗教、教義和禮儀，也非高高在上要人祭拜的權威性神靈，其真正本體是無性情相的「無相真神」。《聖經》描述這上帝主動臨在人間與人同遊，與人感通而被人所知，且與人同經憂患苦罪，也與人同遊於人生路。更通過救贖，上帝三位一體的聖靈「性情位格」，是天地精神，可人與人感通往來，互為內在，上帝「臨在與人同遊」，於是人得「上與造物者遊」，共同飛翔於宇宙大道之中。這將發展成一種「道體神學」，成為中華神學的思想。

在中華神學的反省來說，中國儒道兩家哲學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，本質上可具性情，是與聖經中的上帝理念相容相通的，可建立中國的上帝觀，進入宗教思想和體驗的境界，繼承商代至周代的宗教文化。

由中國本體論建立「上帝啟示」的可能性

從中國本體論思考中華神學之路，人「心性本體」呈現「仁愛感通」和「良知明覺」，來自「存在超越本體」的反思性，則「存在超越本體」既連結著「仁愛感通」和「良知明覺」的性情流現，而哲學地推知「存在超越本體」自身是具有「愛」與「知」的性情位格(personal)。

這有性情位格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，可與上古中國的理念如「聰明正直而壹者」及「引出萬物」的「神」相通，也通於古人所祭祀那「臨下有赫、監觀四方」的「皇天上帝」、或「神之最尊者」，「為萬物之所宗」的「昊天上帝」，或「以仁慈之恩覆閔（憫）在下」的「旻天」。這在中國道家則是「有情有信」的「道」，「有情而無形」的「真宰」，與人往來的「天地精神」，與人「遊」的造物者。

若終極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有反思性，能思想並具有「仁愛感通」和「良知明覺」的性情，可

³⁷ 《莊子·大宗師》。

³⁸ 《莊子·讓王》。

³⁹ 《莊子·田子方》。

⁴⁰ 《莊子·齊物論》。

⁴¹ 《莊子·大宗師》。

以不封限於在人心性中彰顯其具仁愛性和明覺性的「本體」，邏輯上其仁愛性及明覺性可對人直接顯示親情慈愛，關心人的苦難，而主動以其仁愛和明覺的性情，在具體人生中和人面對面會見，通過言語對話與人感應溝通、和人說話、直接揭示自己的仁愛性情、向人解釋宇宙人生的根源、對人生提出使命方向、與人同行、解人困憂、甚至救贖人脫離苦罪的困境。歷史上若有人遇到這上帝臨在，曾和上帝感通，從而對宇宙人生產生新覺悟和知識，記載成文本，即可稱為上帝「啟示」(Revelation)的文本。

當「存在超越本體」在其自己，不以其仁愛性情和人感通，那就被人哲學稱為「無極」、「無名」之本、「無形」之體，是不可知的本根，是「純粹超越在其自身」。

當「存在超越本體」默默呈現在人心性中，成為人自覺可知的湧流美善，哲學就稱為「仁」、「義」、「禮」、「智」、「慈悲」、「良知」、「良能」、「靈台」等，是「存在超越本體」自我開顯(Self-Disclosure)，形成內在超越之路。

當「存在超越本體」以其性情主動和人建立「性情際的關係」(inter-personal relationship)，在具體人生中向人顯現其親情慈愛，直接與人面對面對話感通，人忽然經歷宇宙本體以對話方式臨在，成為一神聖體驗，由上帝告之宇宙人生的奧秘，或在歷史困境中見下臨人間，解救民族之苦難，或在人生迷妄時，得上帝在現世臨在同行，帶來人身心靈的改變。這些經歷和領悟，是超越的上帝臨在現世人生和歷史的「啟示」(Revelation)，不同於人由內省修養，從內在超越而體悟天人合一。那些親見上帝示現的人，記錄下上帝的說話或在人間的事件（如紅海分開或耶穌復活的事件），那就成為啟示的經典文本。

以上推論是由中國哲學本體論建立的上帝啟示觀。

從中國文化和哲學來詮釋基督教《聖經》啟示文本所述的一切，是中國古人從反思和修養心性所經歷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，是有性情位格的，也曾向人類主動以臨在對話及多與歷史方式，示現為一種啟示的形態。

從中華神學描述人經歷的「啟示」，是人遇到天地的親情美善，與慈愛的上帝臨在會面，人和上帝產生「互為內在」的感通，形成人罪過的淨化、痛苦的轉化，及對歷史時代有新洞見，新使命。這些人記錄上帝在人間示現神蹟時的所見景象，記下上帝說話的內容，包括對人的美善和智慧教導、對人心罪惡和社會不義的審判、頒下道德律法標準、指示終極喜樂幸福之途、對未來歷史事件或末世的預言等。

這啟示形態形成的思想與領悟，與中國古聖人所體悟的，是同一根源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。這本體的性質，是完全的慈悲仁愛、及完全覺知一切，是全愛全知的超越存在，也是終極的創造力。

從中國哲學和修養內省，人察識內在心性，呈現的仁愛感通和良知明覺，是天命之性，是宇宙本體之本質。以誠敬之心將之存養，以修養工夫將之擴大，自可追求及盡心盡性去實現人與人及人與天地萬物的和諧。此外，人觀天地萬物，變易中有不易之道，一切事物在彼此關係的處境中，人可自強不息，將每一處境調配，各事物按其道路發展其本性和具體規則，即可「各正

性命，保合太和」，達至終極的和諧。宇宙一切不斷創造變化，不斷調節和諧，是為宇宙之大道。這是從「內在超越」之路所體證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真理，與人心性合一。

中國自古也有「敬天法祖」的祭祀，承認有「引出萬物」、「聰明正直而壹」的「神」，有「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」的天，有「監觀四方，求民之莫」的上帝，有與人在上同遊的「造物者」，有「可行已信，而不見其形，有情而無形」的「真宰」。這被祭祀和敬畏的最高「存在超越本體」，本身有反思性，聰明正直而獨一，有仁慈、恩典和憐憫、能監觀四方、且與人同遊。明確是有性情位格的「存在超越本體」，故原則上可主動和人交往會面，而和人建立交流會面，解除困苦處境，潔淨內在罪過，對人作出啟示信息和救贖行動。

從心性內在超越而體悟的天，和超越臨在向人啟示之天，一體而同源。體悟前者可成聖賢，經歷後者的成先知和使徒。